

一座宏偉的圖書館，可象徵出一所大學的偉大精神

以矗立在本校校園的圖書館：就其外觀而言，足夠驚起大姆指來昂然稱讚，但就其精神內涵觀之，却是一副面有菜色的貧血相，着實令人擔憂。

自從五十九學年度起，學院當局廢除了圖書館開架式以來，剎時圖書館的讀書盛況不復可見，那研究風氣的萌芽，頓時彷彿急風暴雨地摧折而告枯萎，不禁令人痛心痛絕。此後，曾有多數同學先後在校內各個刊物中疾書高呼，希望校方考慮重新開架式的實施，奈何校方由於「一朝被蛇咬」的警戒心，就此因噎廢食；加上同學們亦乏具體可行的辦法供作參考；最後，就在「血壓」逐漸的情況下而告「窒息」。

今日，驚聞杏壇十九期第四版中，「代簡答××同學信」一文，作者竟然獨排眾議，反對圖書館開架式的實施，而其所強調的理由僅僅是：「同學們將喪失一考前臨陣磨槍的場所」。如此「本末倒置」的論調，不禁令我等行將理舊離校的學長們，恨然掉下一把心酸淚。噫！老弟，你可沒嘗過那段開架式的日子吧！却莫聽著葡萄喊葡萄酸呢！可告訴你的是：那段日子裡我們是何等的喜悅，何等的歡暢！我們幾乎高興地巴不得一天廿四小時都泡在圖書館中而不能。如今，變了！變了！我們却又是何等的惆悵，何等的失意呢！老弟，今夏鳳凰花開時，我們盡將離此而去，包括你我在內，我們由衷地期望你不致淪為「大學園內的高中生」，只會K筆記、背考古題、拿高分、上榮總；想想看，其意義值得嗎？如果，你想成為真正的大學生，那你至少需要有個真正的圖書館，能供給你作研究的參考。為求我們過去那段曇花一現的美景，永恒在你的周遭，我願提供幾項拙見：

(一)將現有圖書館一樓的書櫃全部遷移地下室，利用騰出的空間，裝設數行固定書架(以書桌附有座椅為宜)，並在各個書架上，訂裝各科系年級的各學科之通行參考書籍，譬如：解剖學之 Gray's Anatomy，生理學之 Guyton's Textbook of medical physiology，病理學之 Anderson 及 William Boyd Textbook of pathology，細菌之 Zisserman's Textbook of bacteriology，內科之 Harrison's Principle of internal medicine 及 Cecil-Loeb Textbook of medicine, usser microbiology，外科之 Devis-christopher 及 Schwartz, Textbook of Surgery, 小兒科之 Textbook of Pediatrics，婦產科之 Novak's Textbook of Gynecology 及 Williams' Obstetrics 等。如此的話，同學們在圖書館溫習功課時，至少隨手能有資料解答疑難之處。

(二)全部書籍遷移地下室後，則採開架式方法實施，其出入應力求簡便，但須憑教職員學生證，並只能攜帶抄錄必用品為限。

(三)充實現有圖書，按目前所擺設之書籍，多半陳舊不已且有多次新版，事實上所可採用性甚低，極易造成錯誤觀念。須知醫藥知識是一日千里的；因此，祈盼校方能廣求財源，吸收新書，如此才是提高本校讀書風氣與研究興趣的根本辦法。其經費來源可採三頭並進：

- (1)請求校方增加圖書經費之配額。
(2)廣募社會基金，力求社會上熱心教育之機構及善士慷慨贊助。
(3)利用「杏軒」現有場地，闢為本校教職員學生之教科書及文具用品合作社，由學校統籌辦理，交由學生活動中心經營，切記避免流為私人斂財之機構；如此，既可免除中間商人之剝削，使同學花最經濟的開支買到所需要的書籍，同時可要求出版商免費贈書數冊，充作本校圖書館的基本書源，如此在圖書方面，便可輕易達到「量質俱新」的要求；此外，營業盈餘更可充作購置外國原版書及雜誌的經費。且若行有餘力，更可開闢印刷廠，直接翻印學校講義、教科書，乃至筆記本、日用小冊子、信箋.....等等，若此，本校圖書經費便能綽綽有餘了。

(四)確實執行定期借書還書規章；違反者，必也實罰分明，徹底革除以往陋習——每逢新學期，各科藏書均作為鳥獸散，必到學期結束才運回龍籠。完全喪失「好書大家看」的原則。

(五)設立各科系及教授之聯合圖書委員會，審慎商討必購書籍，杜絕浪費，同時可達到各科系新書補充量之平均。委員會之成立可由院長、各系主任、各班班代表，及有關科目之教授而組成。

(六)充實課外讀物之藏書，提高同學閱讀課外讀物之興趣，如此中國醫藥學院之圖書館才能成為真正一個智德兼修的良好教育場所。

(後記：六年的生涯裡，和圖書館不知覺間亦有著深厚的感情，從最早的一間小教室應應景色，乃至今日雄偉寬敞的大圖書館，無形中我也伴著它長大了。在臨行之前，我樂見其來日能夠更壯麗更壯麗，也祈望學校當局和同學們能憑著熱心的態度同心協力地灌溉它。最後我願向顏先生、黃先生數年來的辛勞表示由衷的敬意。)

不是消遣却是自嘲

負笈來此，一見便是六載。如果照「十年一覺揚州夢」的說法，此刻信筆塗鴉，可以說仍是夢囈。對了，就是夢囈。我生來便是個感情人，理智僅能支配我半個白天的生活。幾年來，畫長苦夜長，二十餘篇長短不一的文字，雖然盡是夫子自道，但沒有不是寂夜裡默默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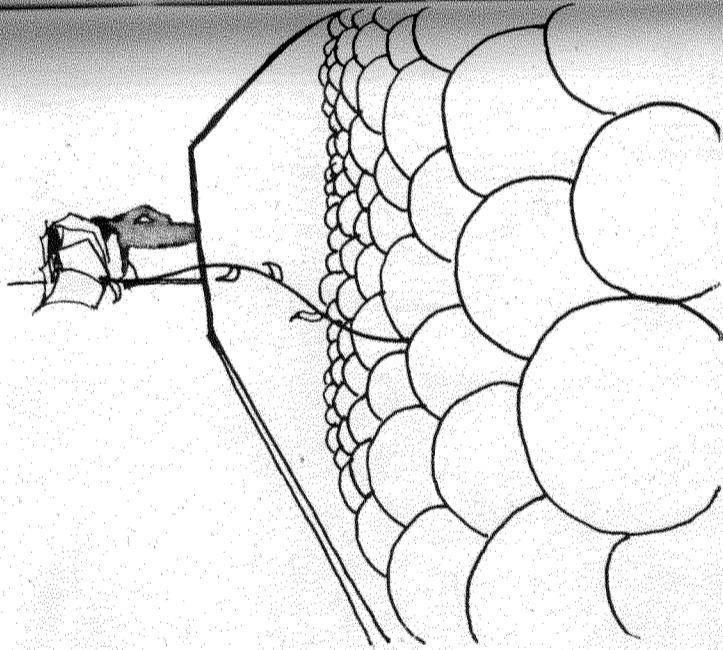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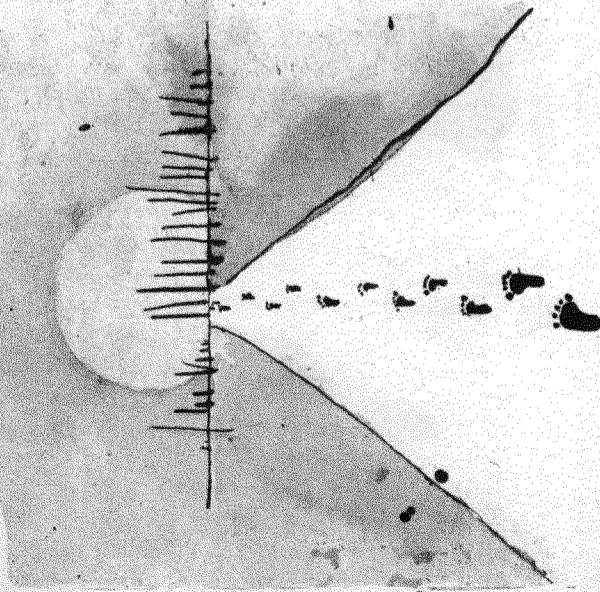
當感情人有很多方便，不必顧慮太多的得失利害。瞧見人家目無餘子，欺人太甚，不妨杜撰虛言，予以冷嘲熱諷。聽說妄自匪薄的灰色論調，不妨故做聖人狀，嘖之以大義。是非本難公斷，「消遣」或議論，但求率其性而已。當理智人的時候，也是我倍受辛勞時期。權衡輕重，取捨本末，傷神固屬不淺；倘若適值考期，寫稿於百忙之中，瀝血之竟竟阻於審稿之人，其心痛，其痛心，環顧世俗所謂難過者，卻莫能比倫。

其實，每當握管疾書，存在思維之間的，卻是一種尾大不了的心態。有時自比是岳陽樓裡的范仲淹，收筆之餘猶念念不忘「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思其君」。有時卻懷抱著陳子昂的慷慨，雖然還不敢於凄然而涕下，但也是一顆滴血的心，卻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寂寞與孤獨。

只有在理智的時候，我才能自出於幻境。在午個白天裡，范仲淹、陳子昂的幻境絕不會比「邱永漢賺錢學」的世界來得實在。冷眼人間，現實社會，能鍛鍊一個理智的人，更加理智，卻不容范仲淹更范仲淹，陳子昂更陳子昂。

也許睡眠原是為了解醒，夢囈終有盡頭的時候。在那啼血的杜鵑盡在暮春的五月，我即理盡遠去。過去所有的夢囈，將永遠成為我醫學生時代的自嘲。

1974 自由日零晨



假如教室就像彈子房，或者說彈子房根本就是另外一種教室——楊清林

帶著不知味的籬籬跨進了「基礎醫學」的大門。好容易度過了新鮮的一年，再也不受那點名的拘束，雖然逃課比上課多！可也樂得去享受幽閒的生活.....

不再埋怨，不再想飛，嬌小的校園看起來逐漸可愛，有限的蒼綠更顯得玲瓏，欠整的設備彌足珍貴，熟悉的面孔日有所增；我們有的是安份的滿足以及穩定的情緒，科系的間隔並沒有造成我們生活的障礙。慢慢地，我們在期待中仰望著「家庭」的成長，更在灌概中培育著本身的幼苗。

自從看了「女人40一枝花」，年級(紀)的差距已不是嚴格的限制，在「妳們」的眼光中，我們雖只是小毛頭，誰敢否認我們亦有澎湃的思潮，成熟的感情，奔放的熱源和持續的決斷？醫學院的典型我已漸有體會，却也在體會中若有所失.....

輕鬆的一面已經付之東流，彈子房的消遣已由職業性質調整為業餘報名，想起來真是有點奢侈呢！沒有後悔，沒有歎息，只是覺得匆匆一年，七年之癢亦不足觀也矣！因為我們是「小學校」真的「大學生」，許多「小問題」便應轟而生，為了明日「名教授」上課，今晚不得不早安歇，以期待天時、佔「地利」，用人和，假一日之功，行百日之計.....您說：吾們快樂否？！